

劉序

余於抗戰期間曾在教育部任職，見部中檔案自清末學部起保存甚為完整。當時尚有老職員周庶咸、左仲二君，學部時即已到部，又於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接收北平檔案時隨至南京教部繼續服務。二君對於舊檔內容均甚熟悉，遂請其協助，將過去有關教育制度創立之各種原始資料，分別自檔案中擇要抄錄，以便參考；並準備再將此項資料加以編排貫通，使其成為有系統之教育文獻。後因離部接長西北大學，校務繁忙，事遂中止。四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校址適與教育部檔案室為鄰。不久余又接長政大，乃呈請教育部准將現無保密必要之舊檔，由政大師生借閱，並選其中具有歷史價值之資料，整理後留備參考，或編寫成書，以廣流傳。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劉白如先生對於此事，極表贊同，遂即請其指導進行。年來此項工作已有相當成果：一方面係將檔案中重要法規方案如「奏定學堂章程」等，用攝影方法製成微卷，存放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可供隨時取閱。另一方面則選定專題，編為「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公之於世。現已印行者有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傳」、「胡元倓先生傳」及「華僑教育」等書。此外尚有其他各專題仍在編寫之中。

最近政大教育系王煥琛教授依照上述計劃所編寫之「留學教育」，亦告完成，即將付印。查我國留學教育已有百餘年之長期歷史，其所培育人才對國家社會影響之大，不言而喻。但因出國留學人數衆多，不僅有公費自費之分，又有派遣機構之不同，且其選送方法、留學國別、所習學科、回國服務

等情形，更屬複雜多端，甚難窺其全豹，以致多年來關於記述我國留學教育史實尙無較爲完整之專書問世。王教授平日治學甚勤，對於此項工作，認真進行已有數年。除利用教育部檔案外，並分別向有關機關如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國家科學會等處廣作採訪，以求詳實，故其所獲資料至爲豐富。又另編留學教育大事記，自清同治十年至民國六十四年，逐年列舉，對留學教育發展情形，使人一目瞭然；更附有若干原始資料之重要照片，亦可增加讀者之興趣。

現代世界學術迅速發展，國際交流借鏡更屬必要，因而留學教育勢將成爲各國之長期課題。多年以來我國在留學教育政策及方法上常有檢討，始終難獲滿意之定論。現王教授編成此書，提供完備史料，鑑往以知來，對今後規劃我國留學教育決策上，當可有所借助也。本人欣悉本書之完成，並得先讀爲快，故樂述所感以爲之序。

劉季洪 六十四年十月

沈序

留學教育向爲我國教育行政上一大問題。欲謀適當之解決，必須檢討過去，方能策勵將來。職是之故，對於留學教育史料之搜集與整理實爲必要之圖。教育部幾經播遷，在高等教育方面尙能保存全部檔案，殊爲不易。設無此原始資料，雖欲研究而不可得矣。王煥琛教授素富研究精神。過去在教育資料館擔任教育研究工作時，建樹頗多，對於教育文摘之編輯貢獻尤大。近數年來，陸續出版著作，亦極膾炙人口。今憑其平素之學養與豐富之經驗，編撰留學教育一書，從清代留學教育之開始以迄於今，條分縷析，作系統之敘述。復佐以附錄，其中有不少寶貴之專文與圖片，更屬難得。深信此書問世後，不獨對於留學教育之研究有莫大之助益，且對歷史研究法之應用，亦可有甚多之啟示也。

沈亦珍序於香島珊瑚閣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

留
學
教
育

主編者序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我初到政大教書時，劉校長季洪先生偶爾和我談及，政大附近教育部所建檔案室內，存有很多足供研究參考的教育史料，似可商請教育部給予政大教育研究所同仁查閱的便利；或在不影響文書保密的原則下，允許抄錄所需資料，作一有系統的整理。季洪先生的此一提示，引起研究所同仁很大的興趣。於是便商得教育部的同意，開始進行抄錄整理的工作。

我們從教育部的舊檔中，可以看到很多自清末實施新教育以來的重要資料。政大教育研究所同仁決定以這些第一手的資料為主，並參閱其他有關文獻，分類輯為「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叢刊」。現已先後出版者，計有「華僑教育」、「張伯苓先生傳」、「胡元倓先生傳」等三種。其他有關資料，亦將陸續付梓，以供各方參考。

留學教育為上述資料中最豐富最珍貴的一部份，業由王煥琛教授窮數年之効，整理竣事。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清末以來國人在外國留學的情形，以及留學生回國後在各方面所發生的影響。近年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對現行留學政策，亟思有所改進；則本書的出版，也許使大家在檢討留學問題時，能夠明因知變，謀定而動。

劉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
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留學教育

前　　言

我國教育的發展，如果從時代與教育的特點來劃分，顯然可以清朝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為分割點，而分為兩個時期：

自有正式教育史以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為一時期；
同治元年以迄現在為一時期。

這兩個時期在教育史上，前後有顯著的不同。在同治元年（秦設京師同文館始）以前的中國的教育，一切都是本土的；自此以後，中國的教育開始模仿，抄襲西方的教育，無論在制度、內容、及方法上，都有劇烈的變革。故教育史上稱後一時期為新教育時期。

新教育的發展與留學教育有密切的關係。新教育是「現代化」及「科學與民主」的推動力，其推動的先決條件在於求得人才。首先，由於新式學堂的設立，與新式教育的設施，在在亟需人才，而當時人才的培養，不得不仰賴於外國。於是容閔倡議：「官費留美幼童之選派」。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清政府批准其議，是為我國正式留學教育的開始。同時因自十九世紀以後，我國於國際戰爭屢遭敗北，國內反應，在於變法圖強，亦亟需人才。政府迫於不得已，乃派遣學生，留學深造，學習西方科學。希望這批睿智之士，在出國以後，能夠盡量觀察別國富強康樂的原因所在，學習它的優良學術和技能，以期在將來回國服務時，能斟酌自己國家的民情、風俗、環境，提出最妥善的改進辦法，使自

己的國家蒸蒸日上，與人並駕齊驅，以增進國家民族之幸福。絕無以留學爲登龍術，藉出國提高身價，或在他國求得職位以享受高度生活等風氣。

留學教育自滿清容閥提倡實施以來，有了一百多年的時間。這一百多年間，我國歷經不少外患與內亂，許多留學生曾爲國家民族貢獻過極大的力量。無論在社會生活上、文化教育上，或政治活動上、科技建設上，均帶動了不少新思想的傳播；並且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不少重要的角色——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在交通上、在實業上，均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他們確曾各獻其所能，各盡其力量，努力建設國家。如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建立民國； 蔣總統中正先生繼 國父遺志，先後率師東征北伐，掃除軍閥，完成統一，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臺灣； 留學生亦多一心一德，追隨奮鬥，使國家雖處於風雨飄搖旦夕可危之中，仍然充滿蓬勃的活力，向光明之前途邁進。目前國家多難，並正在積極建設復興基地，準備光復大陸及大陸收復後的重建工作，需要不少的人才；而留學教育正可以增進國際文化之交流，與學習他人之長處，對復國建國，關係至鉅。故留學教育史料，十分值得重視，加以整理與研究。我們由此項史料之研究中，可以了解我國過去各時期留學制度之得失，而建立優良的留學制度，俾有助於復國建國大業之完成。

民國五十三年九月，劉白如師接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時，特召集教育研究所畢業留校服務之部分同仁座談會中曾報告：「劉校長季洪盼望我們充分利用政大附近教育部所屬檔案室內之豐富的原始教育史料，擬商請教育部，在不影響文書保密的原則下，給予政大教育研究所同仁們查閱之便利，並進

一步作有系統的研究與整理。」遂分配換琛負責整理有關「留學教育」資料。

惟因教育部檔案繁雜，而該項資料又堆積過久；須一一閱覽，始能理出頭緒。尤以暑假中檔案室酷熱如爐，不僅揮汗謄寫辛苦難言；有時閱讀資料一連五、六天，一無所獲，誠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敗興沮喪，實難罄述，亦引為勞。加以資料不全或有疑惑，不得不時輟時作，時函詢在國外之沈亦珍師，並特造訪當年留學歐美之學者人士——楊亮功師、吳南軒師、劉厚先生、陳泮藻先生、白瑜先生等，聆教有關留學教育之史實，並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中央圖書館及清華大學洪同教授惠予提供資料。深感搜羅之苦，治學之難；費十三多時間，今得暫告完畢，亦云幸矣。本項研究工作，始終未獲任何資助，幸蒙劉前校長季洪，吳南軒師、沈亦珍師、胡秉正師、童秀明師、劉耀西師母、劉白如師、孫邦正師、錢卓升師、時時予以精神的鼓勵，始得完成，特申謝忱。並蒙教育部梁前次長尚勇，許前廳長智偉、施副廳長金池，李前處長鍾桂，司馬參事融編，程前司長維賢，及檔案室前後科長劉鴻漸、張士臻，及張光耀、侯靖遠、林灑聰、張仁政、姚兆坤、王駕陸、林孟真等先生惠予協助，政大張澍、趙振華、劉若君、樊白菱、李美娟等同學幫忙鈔寫資料，一併致謝。

本書資料以翔實為第一，每章每節均註明資料之出處，內容分為清代與民國，計上下篇共十八章，自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起，至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止。

記得羅志希師在蔣夢麟先生所著之「西潮」序中曾說：「時代的轉變愈快，被人們忽略的史實愈多。若當時的人不予以記載，則後起的人更無從知道，無從了解。這種忽略和遺忘，都是人類很大的

損失，因為在不斷的歷史的過程中間，以往的經驗，正是後來的教訓。」的確，資料整理是必要的。一切資料都要靠整理，但是整理是件費時費力而不易的事。有些人認為整理工作，沒有創造性，不能發生什麼影響，因此該整理之資料，未予整理，以致在學術研究道路上，發生了不少的迷失。我們要知道，文化進步是越來越複雜，就越需要整理。如歷史的分期——斷代史，就要依整理的結果。歷史演進到某階段，將其分類歸納整理，那不但有助於認識，也有益於未來發展。整理就是舊資料的運用，使其成為新學問的基礎。

昔漢高祖入咸陽，衆人都爭搶金銀財寶，獨蕭何祇取檔案資料，終於幫助漢朝立下基業。二次大戰後，盟軍佔領日本，許多人以插國旗的方法佔有土地，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和他的部下將日本檔案全部封存，後來拍成微捲(Micro-film)運回美國，為美國培植不少東亞專家，增加了美國在亞洲與蘇聯抗衡的力量。我國現代史也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留學生活動史。而這些有關留學生之寶貴史料，是值得積極的整理與應用，故本留學教育史料的整理與編撰，或許有些微之貢獻哩！

書成，又蒙陳資政立夫先生賜題書名劉副院長季洪師、沈亦珍師與劉前所長白如師等賜序，予以嘉勉，國立編譯館王前館長天民、熊館長先舉及臺灣書店總經理侯建威惠予出版，張澍同學和內人齊河辛勤校對，併致衷心感謝。唯書雖成，仍有不少疏漏短缺之處，尚祈先進不吝指正，以匡不逮是幸。

王煥琛
於臺北指南山麓

六十六年十二月

圖

表



首倡留學教育者

一、容閎像之一

(攝於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

二、容閎像之二



三、容閎夫人 Mary Kellogg

(光緒一年西元一八七五結婚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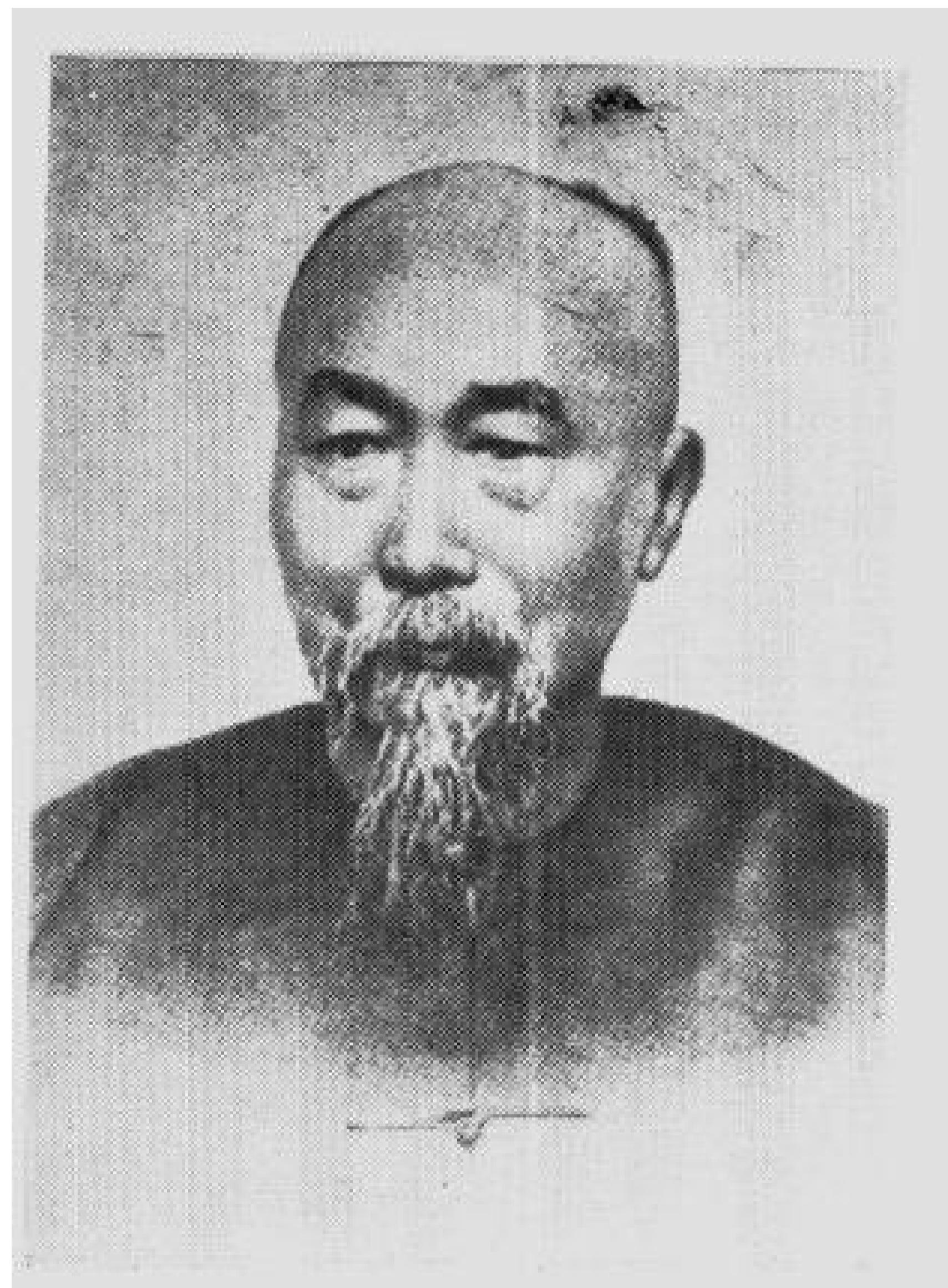
四、留學教育倡導者——曾國藩

曾國藩，初名子城，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登進士；二十三年以檢討試四川，再轉侍讀；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部。同治六年，內亂敉平，以武功，授武英殿大學士，調直隸總督。時清廷積弱，議購置機輪船械；有容閔者，請於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兵工學校，國藩意善之，而未果也。九年，天津民擊殺法領事，詔國藩辦理洋務，平反之，而朝議不謂然。時兩江總督缺出，調江南。十年，與直隸總督李鴻章會奏：『選聰穎子弟赴美習藝，並酌議章程』疏。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議奏』抄發覆議；國藩仍與李鴻章會上『覆議選派委員攜帶學生出洋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摺。奉旨：『依議。』十三年派陳蘭彬，容閔爲留學事務所監督。挑選學生，並在上海設預備學堂。是年冬，國藩歿於任所；年六十二；植其因而未見其果，惜哉！

（節錄金桂蓀：曾國藩傳）

圖

表



五、留學歐洲倡導者——李鴻章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尚書，其先本許姓。鴻章登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從曾國藩游，講求經世之學。太平軍興，侍郎呂賢基，爲安徽團練大臣，奏鴻章自助；旋棄去，從國藩於江西，以軍功，爲淮軍總率，以此顯貴。同治十一年與國藩合疏，選幼童，送往美國就學，其事詳西學東漸記；論者譏其爲德不卒，然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諸國留學，奏設外國學館，武備，海陸軍學堂，創我國軍事教育之始，有足多焉。鴻章持國是，力排衆議，在畿疆三十年，究討外國政學，法制，兵備，財用，工商藝業，設廣方言館，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煤鐵礦，漠河金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塢，臺，壘，遴武弁送德國習水陸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駐劄；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其後以辦理中法，中日，中俄，辛酉諸條約，衆議沸騰。卒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年七十有九。（錄金桂蓀：李鴻章傳略。）



六、留學教育倡導者——張之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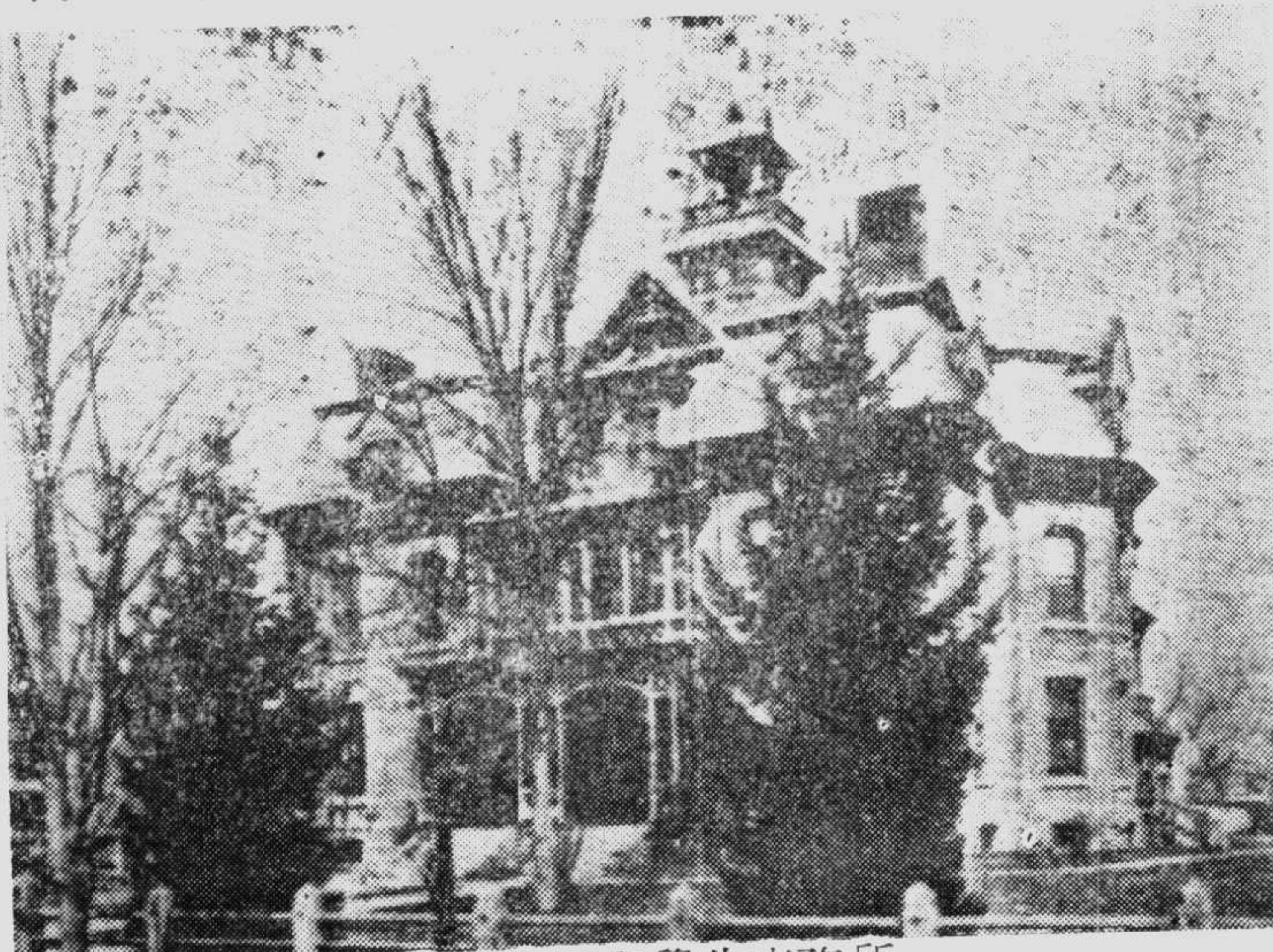
張之洞，字香濤，生於清道光十七年（1837），直隸南皮縣人，二十七歲登進士，為清封疆大吏二十餘年，計任山西巡撫三年，兩廣總督六年，兩江總督二年，湖廣總督約十七年，張氏好功名，喜作爲，對於提倡教育尤具熱心，創辦廣雅書院，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張氏在湖北培植人才尤其熱心，創辦廣雅書院，兩湖書院、自強學堂。據光緒三十二年之統計，留日學生餘年，力倡新教育開留學教育風氣之先，據光緒三十二年之統計，留日學生計五千四百餘人，湖北所派學生即有一千三百六十餘名，佔了四分之一。

圖

表



七、留學幼童在麻省春田鎮住所
麻省春田鎮E. G. Gardner的房子，唐紹儀、梁如浩等幼年生均在此住過，門口在台階上站立者即我國幼年生。（攝於約一八七二——七四）



八、中國留學生事務所
(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建於一八七四年，位於哈德福 Collins 352街耗資七萬五千元，此照片由 The Parish Publishing Co. 攝於一八九二當時用為Collins Street Classical School. 由康州歷史學會(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複製供給。)

五



九、第一批幼童春田合影

達美國不久的中國幼年生，自左至右：鄺榮光、何建樑、張仁康（均為第一批，1872年抵美）、蘇銳釗、唐國安、鄺景垣（均為第二批），著制服。原載一九〇二年三月三十日麻省春田鎮共和報（*Popublican*）由康州歷史學會（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複製供給



十、留學幼童在舊金山合影

部份首批中國赴美學生抵達美國舊金山，全體均穿著中國服裝，長袍馬褂後垂辮。（攝於一八七二年八月）

圖

表

十一、清末第一批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學於同治十一年（1872）
攝於香港，作者不詳——

